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重訂大金國志卷二

紀年

太祖武元皇帝下

辛丑天輔五年春三月始于渤海遼陽等州置權筦庫

時歲課稍重商人疑惑但一切所辦于所在官場他
不恤也

是春日有青忽青黑無光其中洶洶而動若鉦金而

湧沸狀日旁青黑正如水波周回旋轉將暮而稍止

按此條見契丹國志

金史天文志不書

夏四月韓州千戶皮烏紳帥其衆謀入漠北以叛伏誅
五月遣使烏赫埒等如宋留宋三月餘始持宋國書歸
乃命烏奇邁等悉師渡遼趨中京

烏赫埒等至宋宋詔司業權邦彥內侍童師禮館之
未幾師禮傳旨邦彥曰大遼已知金人海上往還難
以復如前議諭金使令歸邦彥驚曰如此則失其歡

心曲在朝廷矣師禮入奏復傳旨候童貫回議之二
使留宋國凡三月餘方遣人送歸宋國書只付我使
帶回不復更遣使者後烏赫埒等自海上歸帝得書
意宋朝絕之乃命弟國相貝勒烏奇邁并尼雅滿固
紳等悉師度遼而西用遼降人伊都為先鋒趨中京
是歲遼天祚帝保大元年

壬寅天輔六年春正月知樞密院內相楊朴權知行宮留
守事

先是帝出征固紳畱守既有中京之行召固紳共謀蓋固紳在諸臣中最有智謀者也朴為人慷慨有大志多智善謀建國之初諸事草創朝儀制度皆出其手

三月取遼中京遼燕王淳背天祚帝而自立

中京奚國也既取中京遂引兵至松亭關似與宋朝有各不相關之意乃止引兵由其西而過遼帝震驚率騎兵五千奔雲中畱宰相張琳李處溫與燕王耶

律淳守燕天祚至雲中遂取馬三千匹奔入夾山初
淳守燕二十年得人心天祚既奔夾山李處溫與其
弟處能及子夔都統蕭幹等挾怨軍謀立淳乃率燕
京數萬人勸進淳即位改怨軍為常勝軍自號天錫
皇帝改元建福降天祚為湘陰王淳主燕雲平上中
京遼西六路而沙漠以北諸蕃部天祚主之猶稱保
大二年遼國自此分矣我兵追至雲中蕭札拉降復
進追天祚幾及凡行帳輜金寶貨及其幼女盡俘獲

之

夏五月帝用楊朴議始合祭天地于南北郊及禘享太

廟頒賜番漢羣臣以下有差

按金史禮志金之郊祀本于其俗有拜天之禮太宗

即位乃告祀天地設位為祭此于天輔六年書合祀天地于南北郊與禮志不合

宋師與遼人遇戰失利六月退保雄州未幾耶律淳死
蕭幹與達實林牙立其妻蕭氏為太后改元德興

時宋童貫為宣徽使蔡攸副之同復燕雲遣趙良嗣
遺書開諭燕王淳使納土大畧云吳越錢俶西蜀孟

昶等歸朝世世子孫不失富貴况遼之與宋歡好百
年誠能舉國內附恩數有加苟執迷失機恐有彭寵
之禍淳得書斬其使又令董龐兒遣人說易州土豪
史成獻城復執送燕京斬之宋神思道辛慶宗總東
西路軍至白溝意謂燕人有箠食之迎及進至蘭溝
旬乃為遼達實林牙所襲而敗既而淳益師二萬人
渡白溝挑戰宋師遇之又北後燕王死于六月間國
人立蕭太后

秋八月帝追襲遼帝于望國崖

按原書脫望字考契丹國志作旺國崖金史地

理志撫州有旺國崖而此書後文皆作望國崖蓋旺望乃語音之訛轉也

擒其都統蕭規遼

帝脫身逃去及夏國引兵數萬襲天德軍帝遣偏師七千擊破之于是乘勝遂因秋成並邊牧馬休兵屯奉聖州之東

九月遣貝勒烏勒希高慶裔等使于宋定夾攻歲幣之議宋仍遣趙良嗣來

初宋朝回書附我使還不更遣使者國中疑宋有謀

兼又未嘗先報師期以故輒自進兵取中京且移軍
泉泊襲破遼帝行帳既占雲中府山後州縣忽聞宋
童貫舉兵帝乃與羣臣議恐爽約自我或南朝徑取
燕京則歲賂不可得遂專遣使來烏勒布等奏曰始
聞貴朝遣童貫舉大兵不報本國故遣臣來聘館伴
趙良嗣答曰聞貴國進取西京亦並未見報今令童
貫舉兵正所以踐夾攻之約彼此不報不必較也由
是宋徽宗待烏勒布等甚厚賜予不貲至輟御茗調

膏賜之引登明堂入龍德宮蕃衍宅籙別館離宮無所不至禮過契丹數倍而慶齋渤海人築黠知書雖外為恭順稱藩頌德而屑屑求故例不已烏勒希等又詣王黼第計事面授回書畧曰所有漢地及夾攻並如昔議慶齋曰夾攻一段且莫是候本國兵來否良嗣曰縱本朝垂勝下燕亦與已許歲幣初不必計先後也乃遣良嗣報使馬擴副之

冬十月宋師再舉遼高鳳郭藥師以易涿二州降

時蕭后管常勝軍郭藥師聞宋師忽自燕來進攻涿州藥師以為燕京已破乃召所部曰天祚失國女政不綱宋天子重兵壓境此男兒取金印之時也于是萬口響應因監軍蕭餘慶遣使奉表降宋未幾高鳳亦以易州歸宋

宋師劉延慶郭藥師等自雄州趨新城劉光世楊可世

按原書脫世字據宋史補

自安肅軍出易州遂會于涿州時兵衆五

十萬駐盧溝河攻燕京蕭后密遣人召盧溝河四軍馳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

騎自南門入殊死戰宋師皆敗績

按虜溝河四軍蕭幹所將之軍汪藻謀夏

錄云幹統契丹渤海奚

漢兒四軍號四軍大王

十一月遣使使于宋議割燕山地

初宋與我約但求石晉故地初不思平營灤三州乃

劉仁恭以遺契丹故我國不肯割至是宋趙良嗣馬

擴見帝于奉聖州帝令弟國相富勒結與計事富勒

結以往歲不遣報使今歲遣報失期為言且云今更

不論原約特與燕京六州二十四縣六州者但謂薊

景檀順涿易也良嗣答以兩朝皆以信義為主原約
山後山前十七州今乃如此信義安在辨論數四帝
卒不許于是以國書付良嗣等使與我使皆至宋仍
留馬擴于軍前未幾趙良嗣送我使還且求營平灤

三州

十二月童貫密遣其客王瓌謁帝具言貫兵已壓燕境
乞如約夾攻帝遣瓌先歸遂三道進兵

尼雅滿趨南暗口達蘭駙馬趨北牛口帝親趨居庸

關分三路入燕

蕭后既敗劉延慶乃獻捷于帝奉表稱藩請和帝不許
自媯儒二州進兵抵居庸關遼人棄關走

時馬擴隨軍行帝謂擴曰契丹疆土我得十九矣止
此燕京數州之地畱與汝家我以大軍三面掩之令
汝家俯拾乃猶不能取耶初聞南軍到燕我心亦喜
縱汝家令取之我亦將斂兵歸國近却聞劉延慶一
夜燒營而遁何乃至此耶似此喪師有何誅責擴答

云兵折將死將折兵死劉延慶果敗雖貴亦誅帝曰
若不行法何以使人一兩日到關汝觀我家用兵有
走者否

我兵破居庸蕭后奔歸夾山天祚殺之遼相左企弓等
迎降

十二月初六日入居庸關晡時到燕蕭后聞居庸失
守夜率蕭幹等出兵未行五十里我兵游騎已至城
遼相左企弓虞仲文等迎降出丹鳳門球場內投拜

帝戎服坐萬歲殿皆拜伏待罪于下譯者曰我見城

頭砲繩蓆角都不曾解動

按原書無此五字文義不具今據契丹國志補正

是無拒我意也並放罪纜撫定燕山即遣馬擴歸宋

獻捷我之入燕也達實林牙以蕭氏歸遼主于夾山

按遼史達實傳金祖入居庸關達實自古北口亡去為羅索所獲通鑑宣和五年金襲遼獲耶律達實六年遼主渡河達實自金來歸蓋天輔六年之冬太祖入居庸關達實從蕭后避敵旋為金所獲至天會二年始歸天祚于夾山而蕭后自燕京出奔即歸夾山則二人歸天祚不同時此云達實以蕭后歸夾山乃沿契丹國志之誤

天祚殺蕭氏蕭幹以奚渤海人入奚良嗣

至軍前時諸臣列館燕京郊外獨置南使一廢寺中
以毳帳為館是時帝營已立閣門官吏皆服袍帶如
漢儀贊引拜舞悉用遼人規式每日入毳帳門謂之
上殿

癸卯天輔七年春升皇帝寨曰會寧府建為上京其遼之
上京改作北京

先是女直之地初無城郭止呼曰皇帝寨國相寨太
子莊至是改焉

置三省六部尹貳曹屬仍令左丞相陳王烏紳撰女直

字以行

按金史建上京定官制皆在天眷元年此書一書于天輔七年一書于天會十三年重複舛誤

辨詳熙宗紀中又金史烏紳傳命依契丹舊制撰本國

字天輔三年或太祖本紀天輔三年頒女直字此書于

天輔七年亦

與史不合

大宴番漢羣臣于乾元殿

大合樂擊鼓百戲為樂

詔諸州積粟峙芻備軍前支給不許雜以糠土

遣李靖尼楚赫王度朗色穆魯使于宋宋趙良嗣報使

先是趙良嗣至軍前帝曰平灤等州若必欲取并燕
京不與汝家矣以國書副本示良嗣讀至燕京用本
朝兵力攻下其租稅當輸本朝良嗣因曰租稅隨地

豈有與其地而不與租稅者尼雅滿曰燕京自

按原書自

用本朝兵力攻下以下凡四十字即以尼雅滿
之言為國書中語殊失事實今據通鑑補正

我得

之則租稅當歸于我大國其熟計之若不早見與請
速追涿易之師無畱我疆于是遣李靖王度朗色穆
魯等與良嗣等來靖等既對遂見王黼黼謂靖曰租

稅非約也上意以交好之故謹以銀絹充之靖復請

去年歲幣宋帝亦特許之

按原書云今復請去年歲幣主亦肯許乎文意舛誤

今擇通鑑改正

遂命良嗣與靖等再使良嗣偕靖等抵燕京

見帝曰本朝徇大國多矣豈平灤一事乃不能相從

耶帝曰平灤欲作邊鎮不可得也因議租稅帝曰燕

租六百萬止取一百萬不然還我涿易舊疆常勝軍

亦當還我我且提兵按邊耳良嗣曰本朝自以兵下

涿易今乃云爾豈無曲直耶且言本朝許十萬至二

十萬使臣不敢擅增乃令良嗣歸報若過半月不至
吾提兵往矣時左企弓為國謀主嘗以詩獻帝曰君
王莫信捐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故索宋人租稅不
肯即與然國中自以分軍護送東歸又山後告急以
天祚謀復故國而張毅據平州不能無懼自南使過
盧溝悉斷橋梁焚次舍亦恐宋人不從而自防也良
嗣等留雄州以國書遞奏宋帝其畧云貴朝兵不克
夾攻特因已力下燕所以議歸租稅今據燕管內每

年租六百萬貫良嗣等稱御筆許二十萬以上不敢
自專其平灤等州不在許限倘務侵求難終信義仍
速追過界之兵宋復遣良嗣自雄州再使國書略曰
本朝與貴朝通和每曲從所欲以成交契今代稅之
物悉如來諭帝大喜遂議雲中地烏紳曰皇帝言趙
皇大度我增百萬一言不辭今求西京何辭以拒然
其民却待遷去良嗣曰若止空城將安用之烏紳笑
曰此無他皇帝意欲南朝擣賞諸軍耳

三月郊合祭天地依天輔年間例施行

按此為天輔七年而云依天輔

年間例施行殊不可

晚疑年上脫六字

尼楚赫王度朗色穆魯持誓草書同良嗣等至宋求西京犒賞金帛既對徽宗許以二十萬乃遣兵部侍郎盧益等持國書及誓書議交割燕京日子

良嗣與尼楚赫等皆言帝許還西京且求犒軍物二十萬而國書及誓書乃無一語及兩京者蓋良嗣與尼楚赫等共為欺罔卒啟兵端

夏四月以燕京六州歸于宋

先是盧益向國使尼楚赫等索交燕山金人止之以俟犒師金帛已乃得見烏紳等先索誓書觀之指斥字畫不謹屢却回令至京師易之益等言南朝皇帝親御翰墨示尊崇大國之意不聽凡改更三四宋朝皆曲意見從且言近有燕人趙溫訊李處能等逃去南朝須先見還方可議交燕地趙良嗣喻宣撫司縛溫訊等與之既至尼雅滿釋其縛以為已用遂遣楊

朴以誓書及燕京涿易檀順景薊六州歸于宋且索
米二十萬石自是童貫蔡攸入燕先曰交割後曰撫
定凡燕之金帛子女職官民戶我皆席卷而東宋朝
捐歲幣數百萬所得者空城而已尼雅滿猶欲止割
涿易帝曰海上之約不可忘也我死汝則為之蓋海
上初約燕人歸宋奚契丹渤海人皆屬金也

燕雲之地易州西北乃金坡關昌平之西乃居庸關順
州之北乃古北口景州東北乃松亭關平州之東乃榆關

凡此數關乃天造地設以分番漢之限一夫守之可以當百
當時南宋割地若得諸關則燕山之境可保然關內之地
平灤營三州自後唐為遼太祖所取後改平州為遼興府
以營灤二州隸之號平州路至石晉之初遼太宗又得燕
山檀順景薊涿易諸郡建燕山為燕京以控六郡號燕京
路與平州自成兩路昔宋朝海上密議割地但云燕雲兩
路而已蓋初謂燕之路盡得關內之地殊不知關內之
地平州與燕山異路也由是破遼之地我復得平州路既

據平州則關內之地番漢雜處故幹里雅布伐宋自平州入此宋人議割燕雲不明地理之誤也

五月帝崩弟晟即位

按太祖實以八月崩此書于五月誤也已于年譜內辨正

當盧益奉使時帝賜益等花宴宴之日帝坐行帳前列契丹伶人作樂每舉酒輒令漢兒左企弓已下悉搯笏捧觴稱壽一如契丹之儀

太祖以徽宗建中初元立厯崇寧大觀至政和凡十二載疑遼主天祚知其意始謀起兵逮政和四年初屠寧

江州再敗蕭嗣先于出河店繼而張琳四路之敗又繼而天祚親征而敗高永昌據渤海而我屠之遼東怨軍叛燕王而我殲之遼東長春兩路以次攻取而太祖始

稱帝矣

按金史帝以癸巳年襲位當宋徽宗政和三年乙未年正月即帝位十二月敗遼帝取遼東長

春二路此書謂帝以徽宗建中元年立又謂敗天祚取遼東長春二路始稱帝皆與金史不合

帝有子八人一曰阿穆二曰寶罕即熙宗之父也三曰

摩囉歡與寶罕同母乃正室所生四曰斡里雅布昔誤

呼二太子五曰鄂勒歡昔誤呼三太子宋紹興四年冬

曾伐宋至江上者六曰烏珠昔誤呼四太子七曰鄂勒
琿昔誤作五太子今號自在郎君八曰阿昆布那王是
也與烏珠同母蓋帝稱兵之初長子阿穆在世呼作大

太子而第二第三子已亡所以幹里雅布人誤呼為二

太子如烏珠亦誤呼為四太子也

按金史宗室表太祖子凡十六人此但言

有子八人而其名與其長幼次第亦多與史不合以此所言考之實罕即宗峻熙宗父也鄂勒歡即宗輔世宗父也幹里雅布即宗望烏珠即宗弼鄂勒琿即宗強阿骨布即宗敏窩里混即宗雋阿棟蓋即宗幹海陵父也其原名惟幹里雅布與史合餘皆不盡同又表以宗幹宗望宗弼相次而此云第二第三子早亡亦與史異

帝立其弟烏奇邁為後除安班貝勒為都元帥至是即位上帝尊謚曰武元皇帝廟號太祖皇統五年增謚應乾興運昭德定功睿神莊孝仁明大聖武元皇帝自建國登皇帝位首末凡九年

欽定重訂大金國志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重訂大金國志卷三

紀年

太宗文烈皇帝一

太宗文烈皇帝元名烏奇邁後改名晟楊格太師第二

子也

按金史太宗乃世祖之第四子

生時有白雉之祥既長方頤隆準

長八尺立髮垂地為兒童時不喜嬉戲落落有大度會
有道人以所佩劍授之光彩殊常曰佩此可辟惡兵除

不祥受訖道人不見遂寶秘之先是武元用兵時密謀
秘計皆所籌畫而性特殘忍抑服旁近部族說以甘言
不服則以兵加之攻遼時三數大戰皆親犯矢石為部
衆先金國自來以安班貝勒為儲副武元即位以帝為
之天輔七年武元歸自燕山北追天祚以疾崩于軍中
武元有八子不立其子而立其弟既即位即以天輔六
年改元天會賜文武官爵秩有差親從兄弟各加一等
其安班貝勒又以弟舍音摩為之務欲兄弟相傳其都

帥之權總歸儲副不論年也是時大功臣如尼雅滿幹

里雅布烏珠富勒呼

按金史富勒呼乃太宗之子宗盤此書誤以富勒呼為太祖子宗嵩

故廁諸功臣之列爾

烏紳達蘭之徒國人謂之郎君皆有大功既

滅遼國駸駸啖虎視中原自張毅平州之叛而南北之釁起矣

癸卯

天會元年

即太祖天輔七年

夏燕人張毅仕遼知契丹必亡

盡籍丁壯潛練兵為備殺左企弓等陰附于宋

我師下燕尼雅滿謂康公弼曰我欲擒張毅何如公

弼曰是趣之叛也親見張穀喻金國之意穀曰契丹
八路今特平州存耳敢有異志所以未釋甲者防蕭
幹耳公弼達其語于尼雅滿尼雅滿信之遂改平州
為南京加穀同平章事至是帝新立遂遣左企弓等

東徙

按原書作遣左企弓等歸燕企弓等本燕人此
時木在燕何得云遣之歸燕以金史宋史通鑑

及契丹國志考之乃金遣左企弓東徙
國內故燕人以流徙為患也今改正

時燕人患遠

徙私訴于穀曰企弓不謀守燕而使吾民流離至此
近聞天祚復振若明公仗義興復先責左企弓罪而

殺之縱燕人歸南朝宜無不納如金國復來內用平

州之兵外借宋朝之援復何懼乎毅以其事問李石

石以為然遂拘企弓等數其罪殺之而以平州附宋

按金史太祖本紀天輔七年四月常勝軍及燕宗豪族工匠自松亭關徙內地五月南京畱守張覺據城叛張覺即張毅也此書以太祖崩于是年五月故以張毅之叛書于太宗紀中

秋八月辛巳朔日當食陰雲蔽之不見

燕京地已歸宋遼人蕭幹據奚自立寇掠燕城郭藥師

破之傳首南北

按遼史天祚紀蕭幹稱帝在是年之春此因幹死在秋遂并其自立之事總于

此叙
之兩

先是我師取燕京時蕭幹

名古
哩布

據奚王府自立為神

聖皇帝國號大奚改元天嗣

按蕭幹建元遼史作天
復契丹國志作天興此

書與通鑑綱目作
天嗣未知孰是

寇掠燕城其鋒甚銳有涉河犯汴

京之意是時燕山之地雖已歸宋而人情洶洶頗有

謀棄燕者童貫移文王安中郭藥師切責之已而安

中命藥師大破其衆蕭幹遁去尋為其下所殺傳首

汴京

按汴京原書並作京師于內
外之辭殊不分明今改正

皆藥師之功也藥

師在燕山凡有請宋帝無不從

按八月日食及蕭幹之死通鑑綱目皆書

于太祖

崩之前

冬十一月我兵取平州得宋朝所賜張穀詔時穀挺身走燕山其弟懷宋詔書走為我兵所獲自是歸曲宋朝未幾南伐

張穀遣其弟來款宋朝宋朝授穀節度世襲平州令李安弼齎詔仍以金花箋御筆付其弟授穀為燕山路轉運使趙良嗣力爭以為不可恐必招金人之兵

宋朝不從鼓聞安弼至率官吏郊迎尼雅滿以千騎
襲破平州得宋詔書乃歸曲宋朝累檄宣撫司取鼓
朝廷不得已命王安中縊殺函首送至未幾太子幹
里雅布由平州南伐矣

十二月初遣使往宋賀正旦

甲辰天會二年春詔于大定府置廣積倉

按原書此上書云正月慶陽府

環涇州大水漂居民三千餘家是時慶陽府及環涇州為宋地其大水不當于金國志中今剛正

會寧府之宜春

按原書云上京府之宜春考上京乃京名其府則名會寧今改正

有狗

生角

按此事金史
五行志不書

三月帝幸豹子河避暑因遣使往宋索糧

先是宋趙良嗣來使許借糧二十萬石至是遣使詣
宋宣撫司索之譚稹曰二十萬斛豈易致耶兼宣撫
司未嘗有片紙隻字許糧之文使人曰去年四月間
趙良嗣已許矣稹曰口許豈足憑耶終不與帝由是
怒及舉兵亦以此為辭云

夏五月遣使往宋告嗣位宋以著作郎許亢宗為賀登

位使

元宗至涑流河金國素無城郭宮室就以所居館使
筵宴悉用契丹舊禮如結綵山作倡樂尋幢角觝之
伎鬪雞擊鞠之戲與中國同但衆樂後飾舞女人兩
手持鏡上下類神祠中雷母所為者莫知其說

國初無城郭宮室四顧茫然皆芟舍以居至是方營
大屋數千間日役萬人規模亦宏侈矣

秋七月取應蔚等州

乙
巳 天會三年春二月尼雅滿擒遼天祚帝削封海濱王
安置長白山東遼國

先是遼天祚帝竄入陰夾山我兵以力不能入恨其
不出謂出必得之天祚亦以畏尼雅滿兵在雲中故
不敢出至是聞尼雅滿歸國以烏珠代戍雲中乃率
韃靼諸軍五萬并攜其后妃暨二子秦王趙王及宗
屬南來達寶林牙諫之不聽遂越漁陽嶺而尼雅滿
已回雲中遂奔山金司至是年正月党項小呼嚕請

臨其地天祚與謀奔宋又知宋不可仗乃謀奔西夏

按原書云尼雅滿已回雲中遂為我師所敗又知宋不可仗乃謀奔西夏叙事疎舛今據遼史及契丹國

志改

未至而我兵擒之削封海濱王送長白山東築

城居之踰年而卒遼國遂亡

按此條全採契丹國志之文然綴誤實多考遼

史天祚帝紀保大三年金圍韜重于青塚硬寨秦許二王及諸妃公主多陷又列傳秦許趙三王從上至白水灤皆為金兵所獲白水灤之敗亦保大三年事也保大三年當金天會二年此于天會三年乃言遼帝攜后妃及秦趙二王南來其誤一也又考遼史保大三年遼實林牙諫天祚勿輕出不聽稱疾不行自立為王率眾北行是為西遼之始此于天會三年言遼實諫帝不知遼實此時初不與天祚帝相隨其誤

二也又考遼史天祚帝入遼降封海濱王皇統元年改封梁王五年薨此云踰年而卒其誤三也今並仍舊文而辨

正之云

冬十月

按原書作十二月考金史宋史金之伐宋以十月起兵至十二月則已破幽薊矣今改正

里雅布尼雅滿分道伐宋東路之軍斡里雅布主之建樞密院于燕山以劉彥宗主院事西路之軍尼雅滿主之建樞密院于雲中以時立愛主院事國人呼為東朝廷西朝廷於是斡里雅布之軍自燕山直趨河北尼雅滿之軍趨河東取朔武代忻等州直趨太原

先是我兵既獲天祚連遣三使聘宋初曰報謝通好也次曰告慶得天祚也又次曰賀天寧節也使傳繼相聘由宋河朔至京供億疲敝其實覘窺道路使之不疑及三使北歸宋禮部郎中陳桷為送伴使至境上已宣言大舉公為掠奪無常儀桷懼馳還時尼雅滿已蓄南伐之謀會義勝軍三千來歸具言宋國虛實又易州常勝軍五百人亦歸尼雅滿由是劉彥宗伊都蕭慶力勸尼雅滿言南朝可圍師必不衆因糧

就兵可也尼雅滿遂決意南伐宋朝以故事命吏部

員外郎傅察為接伴賀正旦使

按宋史傅察傳云傅察為伴賀正旦使與

此書同通鑑綱目謂察使金為賀正旦使未知孰是

行至境上斡里雅布伐宋

遇之遂執察等責使投拜自副使蔣璽以下皆羅拜

臣服察獨不屈金人以兵脇之察亦不顧斡里雅布

曰我以南朝天子失德故來弔伐察曰欲敗盟以此

為兵端有死而已膝不可屈也斡布雅布怒執而殺

之宋朝聞我兵南伐詔童貫再行貫又遣馬擴來使

且促交蔚應州及飛狐靈邱縣至境尼雅滿嚴兵以待止許吏卒三人從仍趣庭參擴等力爭不可乃皆拜如見帝之禮首議山後事尼雅滿曰大聖皇帝初與趙皇跨海交好各立誓書萬世無斁不謂貴朝陰納張毅收燕京逃去官民本朝累牒追還第以虛文見給今當畧辨是非擴曰本朝緣譚稹昧大計輕從張毅之請上深悔之願相國存舊好不以前事置懷乞且交蔚應州飛狐靈邱兩縣尼雅滿笑云爾尚欲

兩州兩縣耶山前山後本我家地尚復奚論汝家別
削數城來庶可贖罪也擴自雲中回至太原具以尼
稚滿所言告貫貫大驚未幾金使色埒默王介儒來
同日進軍直薄馬邑而營色埒默至太原貫曰如此
大事何不預告我答曰兵已興何告為擴微言以撼
之色埒默曰國相若以貴朝可憚不長驅也莫若勸
童太師速割大河以北或可息兵貫聞之憂懣不知
所為即與其屬宇文虛中等赴闕稟議

按原書此下有至太原三

字此時貫本在太原何
得又云至太原今刪去

諭帥臣張孝純以赴關之意

孝純愕然曰金人渝盟太師當會諸路將士極力支

吾今太師去人心必搖是將河東與敵河北亦豈能

保乎貫怒目曰貫受命宣撫非守土臣必欲畱貫置

帥臣何為孝純撫掌嘆曰平時童太師作多少威福

臨軍乃畏怯如此身為大臣不能以死排難止欲奉

頭鼠竄尚何面目見天下士乎貫翼日遂逃回京師

按原書云用九日至京師考韓里雅布尼雅滿分道
伐宋起兵在十月而貫逃回京師宋史及通鑑綱目

皆書于十二月此因金起兵南伐遂及貫之逃歸蓋終言其事爾若云用九日至京師則為何月之九日

乎今

剛去

十一月斡里雅布軍至燕山府鹽場

尼雅滿進兵取朔武忻代四州進距石嶺關遂圍太原

代州安撫使抗父子迎戰死之

按原書此條在斡里雅布引兵南向之前考通

鑑綱目尼雅滿取朔代圍太原在童貫逃

歸之後斡里雅布入薊州之前今改正

初宋宣撫司招燕雲之民置之內地如義勝等軍皆

山後健兒勇悍可用其在河東者約十餘萬官為贍

給久之倉廩不足因饑而怒出不遜語舊軍所請皆
陳腐亦怨每語新軍曰汝蕃人也而食新我官軍也
而食陳吾誅汝矣新軍聞之懼至是我師至朔武之

境朔州守將孫翊者勇而忠出戰勝負未決新軍開

門進至武州新軍亦為內應

按舊軍原書作我軍新軍原書作漢兒詳此條

語意所謂舊軍者謂河東之軍也蕃人及漢兒者皆謂新招義勝等軍也以其舊在遼地而本非遼人故謂之漢兒以其舊屬契丹故又謂之蕃人然此書紀金事而稱宋軍為我軍既乎內外之詞且稱謂參差亦欠分曉今改我軍為舊軍改漢兒為新軍

遂取朔武長驅至代州守將

李嗣本率兵拒守新軍又擒嗣本以降時十二月初九也下令兵不得入城遂拒石嶺關關猶險隘太原帥張孝純謀守關之人命冀景景辭孝純不許復命耿守忠以本部八千助之景復辭孝純曰第如我語景不得已而往使守忠當其前及至關守忠啟關以獻景單騎奔還

韓里雅布破薊州

時宋郭藥師已屯東郊蔡靖出金帛犒軍行至三河

藥師戈甲鮮明步武整肅我師初見亦懼韓里雅布
乃東向望日而拜號令諸部而進藥師鏖戰三十餘

里張令徽

按此與宋史郭藥師傳作張令徽金史太宗紀作張金徽

先自遁金人

力追之是夜令徽與刺史皇貴陰約開門內應初入
日靖見藥師共議死守晡時藥師招靖等計事會藥
師家藥師迎謂靖曰令徽初無戰意已遁矣大學不
得已姑降如何靖曰誓死報國此何言哉引佩刀欲
自刎衆共抱持之軍士驅運使呂頤浩等出藥師曰

不必爾聚而鎖之于家

斡里雅布至藥師率衆降

軍中傳斡里雅布令曰太子有令南官不殺令悉降
蔡靖曰既就執矣尚何降十一日斡里雅布遣蕭實
訥王訥張愿恭來謂靖等曰太子語諸軍勿恐此坐
南朝淪盟耳又曰大學是南朝賢臣行將大用蔡靖
曰靖一書生身位宰執而不能守一路尚何足用次
日斡里雅布遣人議相見之禮靖曰兩朝兄弟之國

望闕之拜靖不敢辭非見天子不可屈膝藥師曰大學與部使者拜堂上衆官拜堂下可也靖乃曰太子若能議和靖一屈膝亦何所惜遂如藥師議既退幹里雅布使王訥至宋取議和之書申三府連三奏至京師宋朝失色

金人為契丹苦虐幾二百年一旦棄忿而起重以遼帝失馭國人怨厲無事之久不親兵革往往聞風而起武元稱兵之始成敗未保推心用人苦樂同之有

得其勝計者抑且恣令剽掠故貪婪輕生之徒聞風
四起多殺守將據郡邑脇軍伍以應之以至渤海部
長大托卜嘉高永昌契丹副統耶律章努耶律伊都
亦率衆而歸之於是兵勢大盛奔迸莫禦先是遼天
祚帝數起燕雲之人入遼東長春等路討賊累戰累
敗多為所虜不得西歸鄉里及太祖于天輔六年驅燕
山士庶盡歸中京遼水云我與宋人約同取燕宋人得
其地我得其人故被驅失業人皆歸怨于宋朝及劉彥

宗時立愛為相國二人皆燕人也以墳壠田園親戚
之故愈勸金人南侵兼契丹舊臣降者如伊都迪里
科里德哩布王訥道喇伊遜特格玖格馬武耶律暉毛
赫魯三寶努蕭天吉蕭庭珪之徒已得用事又二太
子之妻金輦公主乃遼天祚帝之女尼雅滿之妻蕭
氏乃天祚帝元妃按此書謂尼雅滿妻為天祚元妃其說恐誤辨見第七卷中各因
間可入內外勸之南伐陰報宋朝助兵攻遼之隙乘四
來番漢烏合之衆蟻聚蜂起燕雲陷北之人皆欲西歸

故我國以平州張毅為名率師問罪時藥師所統常
勝軍復乃遼水之人亦復乘勢東歸故我師之南伐也
驅力勝貪忿之徒乘契丹報怨之勢率燕雲陷北之人
燕山之克其理必矣

尼雅滿自雲中遣女直萬戶溫都郎君富勒呼色哩契
丹都統馬武東侵居庸國以應斡里雅布同取燕山
遼天祚帝自天慶親征敗績之後退保長春州退保
廣平甸又退保中京繼走燕山既而西走雲中至于

夾山以保四部族衛武元及尼雅滿烏紳以契丹叛
臣伊都為鄉導自中京由平地松林徑趨雲中路以
追之後于山金司獲天祚于是媯州儒州歸化奉聖
宏州雲中寧州德州東勝天德雲內皆為我有後武
元帝崩尼雅滿專制軍事遂據雲中已違元議不肯
以雲中歸宋至是以斡里雅布來征燕山之境尼雅
滿遣兵攻居庸關以應之慮居庸關難破遂分兵由
紫金口金坡關攻易州及出奇取鳳山治皇大妃嶺以

趨昌平縣既至昌平則反顧居庸于是居庸亦潰我師遂盡入居庸矣初藥師之備我師也嚴于東北而弛于西何哉蓋東北乃我師之來路也燕山之東以韓城鎮為界東北以符家口為界韓城符家口去燕山皆百餘里韓里雅布既侵東北探騎潰軍絡繹而來燕山得聞之故藥師出常勝軍屯于燕山之東白河以待我師西則居庸為絕邊去燕山無百里之遠但閉關而已更無他備不意尼雅滿間道取居庸一

夕攻城故預無警備焉設若白河之戰藥師果能全
勝追敵而東則西亦為尼雅滿乘虛矣况戰復不利
何以禦之

韓里雅布畱蔡靖守燕引兵內向以藥師為先驅攻保
州安肅軍不克圍中山府宋詹度來禦

藥師既降我師詣宋具言擁兵來因徽宗引咎歸已
連下哀痛之詔國人讀之有流涕者沈瑄是時畱守
在營聞韓里雅布初告蔡靖議講和事請將文字來

至慶源府太史局占帝星復明翰里雅布怪之已而
徽帝內禪翰里雅布大驚欲回藥師曰南朝未必有
備不如姑行至信德府不移時遂陷執守臣楊信朝
翰里雅布登城撫諭居民

時翰里雅布據燕山以圖入攻河北尼雅滿守雲中
以圖入攻河東然尼雅滿不敢由太原深入而翰里
雅布越三鎮直趨宋都者何哉蓋是時河東邊外宋
朝雖得朔武蔚應四州而未盡得雲中之地故舊邊

尚不失備尼雅滿所以不敢輕越雁門石嶺之險至
太原之重地也河北邊外宋朝便以燕地為新邊竭
舊邊之力以禦之故新邊之失舊邊亦莫之禦也由
是幹里雅布得以乘隙而入焉然幹里雅布之所以
輕宋者藥師不得無謀何以見之觀夫幹里雅布與
尼雅滿始則分路以圖入攻河東河北而已非有直
造汴梁之志也以尼雅滿之雄尚且遣色埒默使夏
國許割地以為牽制而不敢輕舉

是時尼雅滿遣色埒默使夏國許割

天德雲內武州及河東遠塔廝敦和勒端野鵲神
崖榆林保大裕民八館河西金肅河清二軍約入侵
麟府以牽河東之勢况幹里雅布者才居尼雅滿之下豈敢直

越大河以造宋都耶此蓋燕山之陷藥師部族隸幹
里雅布之軍藥師欲自結知必告以方今童貫在并
州以圖雲中貫之所在重兵繫焉尼雅滿既由雲中
入侵貫必與之相持今京畿內虛河朔無備可因尼
雅滿以為牽制也幹里雅布信而行之故是歲入取
中原功居尼雅滿之上其為藥師之謀明矣

宋義勇將劉嗣初以平陽城降

太原既受圍宋提舉保甲鄭誼自城中出傳檄諸郡使為備義勇將劉嗣初領衆四千先屯平陽有欲降心會太原之師謀襲京師嗣初聞之密遣人間道以平陽來獻于是偽為入城貿易者既入則殺守關者啟關以納其軍其徒大譟而入取罷甲分隊而出士民股栗馳而呼曰姦臣置漢兒內地今果墮其計中其徒輩宿憤縱兵屠城城中人悉出避之嗣初入城

哀金銀掠婦人然後來降于是我兵勢益盛畱數萬人圍守太原半趨宋都尼雅滿遇城必攻故比斡里雅布其行稍緩自雲中由懷仁河陰將侵代州之境

嚴戒部伍整肅器甲慮家計寨難取

乃代州絕邊控扼之所

遂

分兵由胡谷寨入焉烏紳伊都曰今日至代州與南軍必有數戰不無勞力其餘可棄勝矣既行越家計寨直至代州並無一戰無何代州三日失守守臣李嗣本率吏民請令忻州石嶺聞風皆降于是我師如

入無人之境直趨太原尼雅滿始有輕宋之心

按自尼雅

滿過城必攻以下乃追叙尼雅滿自雲中至太原之事其文雖係于圍太原之後其事實在圍太原之前

宋徽宗禪位于皇太子是為欽宗改明年曰靖康仍令

李鄴使告內禪且求和



欽定重訂大金國志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重訂大金國志卷八

四至

詳校官麻吉士臣張溥

編修臣裴謙覆勛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臣孫希旦

騰錄監生臣姚濬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卷四

紀年
太宗文皇帝二

天會四年春正月斡里雅布取宋相瀋二州

初斡里雅布至邯鄲遣郭藥師為前驅付以千騎藥

師求盜復收千騎與之藥師疾馳三百里質明遂至

瀋州前後倒置今據通鑑綱目移正
宋內侍梁方平

欽定重訂大宋國志

領軍在河北岸鐵騎奄至倉猝奔潰時南面守橋者望見我師旗幟燒斷橋纜陷沒凡數千人我師因不得濟方平既潰河北河東路制置使何灌軍

按原書不載何

灌官職今據通鑑補亦望風奔散宋師在河南者無一人我師

遂取小舟以濟凡五日騎兵方絕步兵猶未渡也幹

里雅布曰南朝若以一二千人守河我豈得渡哉

此按

三句原書叙于下條幹里雅布取廐馬之下殊無倫次今據通鑑綱目移正

癸酉幹里雅布圍宋京師

先是藥師嘗打毬于牟駝岡知天駟監有馬二萬匹
芻豆山積至是漣幹里雅布取之

宋遣李稅

按原書作鄭望之考宋初雖議以望之為正使其後卒以李稅為正使而望之為副不當

舍稅而書望

之今改正

至我師議和許割河東河北三鎮

按金史太宗本

紀正月甲戌宋使李稅來謝罪且請修好。按是年事頭緒繁多原書所載前後殊失倫次今雖考訂改正然其中有因一事而遂言其終者姑仍原文而悉以金史宋史所書月日分注于下庶先後一覽瞭然云

康

王構相繼至軍前幹里雅布憚之更請肅王樞代之遣

康王還

按金史本紀正月戊寅宋以康王構為質二月已亥改以肅王樞為質遣康王構歸益康王之

歸在姚平仲劫金營之後金師將去汴之前此因康王至軍遂終言其事爾

初宋命鄭望之為使高世則副之後遣同知樞密院

事李稅為使

按宋史宰輔表李稅時為同知樞密院事原書但云同知李稅非是今補正

而改望之等為副以金一萬兩犒師幹里雅布盛兵

南向坐稅望之北面再拜膝行而前恐怖喪膽失其

所言良久遣王訥譯云京城破在頃刻所以斂兵者

徒以少帝故所以存趙氏宗社恩莫大也今欲議和

需犒師之物金五百萬兩銀五十萬兩牛馬萬頭表

段百萬足須尊金帝為伯父歸燕雲之人在漢者割

中山太原河間三鎮之地且欲親王宰相為質然後

退師乃出事目一張付稅達宋朝乙亥我師攻通天

按宋史作通津通鑑綱目作天津景陽門甚急宋李綱督戰士拒戰

又攻陳橋封邱衛州門綱登城督戰殺數千人乃退

何灌出戰敗績死之按李綱出戰及何灌敗死原書在前條幹里雅布取馬之後今

據通鑑綱目移正欽宗以皇弟康王為軍前計謀使張邦昌

副之按通鑑綱目云以張邦昌為計謀使奉康王構往金師為質以求成此以計議為計謀又以康

王與邦昌並為計謀
使與通鑑綱目不同

時肅王康王居京師康王毅然

請行在金營幾月幹里雅布憚之不肯留更請肅王

樞代之時李綱力爭以謂尊稱及歸朝官固無害但

犒師金帛太多當量與之惟三鎮必不可割至于遣

使即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邦昌邀宋帝御批無變

割地議宋帝不許

按原書云宋朝以綱獨留三鎮詔不遣其辭殊不可曉考通鑑綱目

時宋割三鎮與金張邦昌如金帥邀欽宗御批無變割地議而李綱曾言三鎮不可割至是欽宗不許邦

昌故原書云然而辭不分明今改正

未幾都統制馬忠

按原書不載馬忠官職據通鑑

綱目補

以京師兵敗我師于順天門外宋師稍振游騎

不敢旁出

按馬忠敗金師原書叙于上文何
灌敗績之下今據通鑑綱目移正

宋神師道等勤王兵至

按原書此上有遣王訥素頡頏
入使宋朝一句考通鑑綱目王

訥使宋係與李稅偕還在康王張邦昌來使之前不應
至此方書又按綱目稅與三寶努耶律忠王訥偕還無
素頡頏姓名又宋史通鑑綱目云金使王訥在庭頡頏
乃言其傲慢不恭之狀原書乃以為金使之名舛謬殊
甚今
刪正

宋京畿北路制置使神師道及姚平仲

按原書作都
統制姚平仲

考宋史及通鑑綱目平仲既至京師方拜為都統制
原書稱都統制于至京師之前有失事實今刪正

以涇原秦鳳路兵至未幾熙河經畧姚古秦鳳經畧
种師中及折彥質折可求等勤王兵並至號二十萬

按宋史姚古傳云靖康元年古與于平仲及种師道
師中折彥質折可求俱勒兵勤王欽宗本紀靖康元
年二月丁酉朔熙河將姚古與其子平仲同赴援然
以通鑑綱目及宋种師道傳考之則翰里雅布圍城
時种師道與姚平仲先至姚古种師中及折彥質兵
至時金師已北還平仲乃古之子宋被圍時以平仲
為都統制而不及古正以古尚未至故爾至折可求
則二月中救太原為尼雅滿所敗未必復能振旅勤
王通鑑綱目數勤王之師皆不言可求可以訂宋史
之失此書以种氏姚氏折氏勒王並書于正月又兼
言可求皆未免謬誤 汴京人心少安

先是李鄴使于斡里雅布軍求和斡里雅布以鄴攻城不克乃遣王汭偕來鄴盛談金強我弱以濟和議且言人如虎馬如龍上山如猿入水如獺其勢如太山中國如累卵大臣皆有懼意故李邦彥等專主和范宗尹俯伏流涕乞割三鎮以安社稷惟李綱言擊之便欽宗不從乃用邦彥計

二月

按原書作三月考金史宋史本紀及通鑑綱目平仲劫金營在二月丁酉朔今改正

姚平仲

來劫營我師擊敗之

宋倚种師道以謀國而种氏姚氏素為山西巨室平仲恐功名之會獨歸种氏乃欲夜叩金營生擒幹里雅布奉康王以歸平仲謀泄我師先事設備丁酉朔平仲夜率步騎萬人劫寨為我師所敗而還又李綱率行營左右軍欲與我師戰于是宰相臺諫交言西兵及行營司馬為金師所戮欽宗大驚有詔不得進兵廢行營罷李綱以謝我師

我師圍宋京城凡三十三日既得三鎮詔書及肅王至

不俟金幣數足而退

韓里雅布師退抵中山河間兵民固守不肯下种師
道請臨河邀擊我師李綱亦謂金師不過六萬吾勤
王之師二十餘萬今莫若扼關津絕糧道且禁其抄
掠吾堅壁勿戰俟其疲乏然後以將帥檄取誓書復
三鎮縱其歸半渡而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並不從
尼雅滿之圍太原也悉破諸縣為鎖城法以困太原

鎖城法者于城外矢石不及之地築城環遶分人防

守雖姚古進師復隆德府威勝軍扼南北關累出兵互有勝負而不能解太原之圍未幾吾師迎姚古過

于盤陀宋師皆潰

按金史本紀五月癸酉巴哩蘇敗宋姚古軍于隆州蓋古既率師勦

王而幹里雅布既還遵北行救太原敗于隆州也此書係于二月中蓋亦回事類而終言之爾

尼雅滿敗宋朔州守臣孫翊于太原城下翊沒于陣繼敗府州守臣折可求于交城

翊河東名將也守朔有聲我師亦憚之尼雅滿既侵太原及據雁門翊自朔來不得入遂由寧化憲州出

天門關以援太原營于城下尼雅滿忌之翊離朔僅旬餘朔以無守已降于我而翊麾下多朔人至是尼雅滿驅朔之父老以示翊軍于是翊軍皆降翊方戰竟為其下所殺折可求統麟府之師二萬衆自府州涉大河由竒嵐憲州將出天門關以援太原為我師據關不克乃復越山取松子嶺道出馬邑至交城遇

尼雅滿之衆大戰移時可求遠來新至勞逸有間故亦

致敗績

按原書此上二條在尼雅滿取隆德府一條之後今據通鑑綱目移正又原書于此條別

綴議論而詞意
偏駁今刪正

尼雅滿取隆德府守臣張確死之

按金史本紀二月壬子宗翰定威勝軍攻

下隆
德府

先是太原堅守攻之不克會平陽府威勝軍相繼而
降尼雅滿遂留兵攻太原分兵而南既逾南北關仰
而歎曰關險如此而使我過之南朝可謂無人矣遂
至隆德城中無備二月而破

宋李綱建議盡遣城下追韓里雅布之師及于邢相

間相去二十餘里我師懼其行甚速至是澤州奏尼
雅滿兵次高平執政懼密啟欽宗以御前金字牌諭
令追兵速還綱力爭于欽宗前得旨復遣而諸將還
已數程連夜再進猶及金人于溇沔河然將士知朝

諭二三悉解體不復邀擊第護送之而已

按此上三條原書皆

係于三月宋詔三鎮堅守之後考宋史通鑑綱目金
取隆德府敗折可求皆二月間事原書前後倒置今
正改

三月宋詔三鎮堅守

按原書此下云又以李綱為兩河
宣撫考宋史通鑑綱目李綱為宣

撫在六月是月綱往迎上皇于南京
至四月乃歸未為宣撫也今剛正

迨至太原平陽相繼陷沒始議棄三鎮

夏四月尼雅滿約夏人共攻宋以牽河東之勢夏人由

金肅河清軍渡河取宋天德雲內河東八館及武州

按原

書云我師取宋朔州夏人應尼雅滿之約云云考尼雅
滿取朔州在去羊之冬夏人取宋地在是年之夏不應
叙于一月之中蓋尼雅滿與夏人相約在取朔州時而
夏人至是始出兵耳但其辭不晰今據通鑑綱目改正

韓里雅布歸燕山宋師送至境上而回始改都統府為

元帥府設置官屬

都元帥左右副元帥左右監軍左右都監凡七人

始以弟安班貝勒舍音摩為都元帥弟古盧爾蘭貝勒為左副元帥弟達蘭為左監軍烏紳為右監軍棟摩為

左都監耶律伊都為右都監

按此條金史太宗紀書于天會三月十月甲辰又金史宗

室來太宗之弟無名古盧爾者以太宗本紀考之是時為左副元帥者宗翰于太宗為從父兄弟之子又達蘭為穆宗子于太宗為從弟此所言皆與史不合

初二帥征南但稱都統府至是用宰相劉彥宗議始

改元帥府

尼雅滿復奪夏國所割天德雲內河東八館及武州

于是與夏絕好惟金肅河清二軍在大河西不能取
之

斡里雅布奪郭藥師常勝軍器甲鞍馬散歸遼西遼東
時宋京城未克兩河未取燕雲人心未安戰爭勝負
未保而藥師反覆之徒存之或為後患故奪其器甲
鞍馬而散之

尼雅滿烏紳伊都自太原斡里雅布達蘭棟摩自燕山

會于山後避暑議事及秋而還

時三大將避暑而宋朝援兵四合竟不能解太原之

圍

五月萬戶羅索敗种師中軍于榆次師中死之

按金史
敗師中

軍者乃羅索子和尼此時將
兵隨其父故此書以為羅索

我師圍太原多于潞汾兩路拒宋師不謂師中忽由

平定出土門去太原無一舍之遠我師驚惶謂自天

而下師中既不能棄我不意則當急趨太原薄城而

壘與張孝純王稟之軍為表裏則我必不敢越太原
重兵往拒汾潞由是汾潞之師亦可前進而太原之
圍必解矣乃師中方以孤軍為憂回趨榆次就糧宜

乎為我師所襲以致敗也

按通鑑綱目師中次平定軍乘勝復壽陽榆次等縣

留之真定許翰超使出戰師中約姚古及張灝俱進至壽陽之石坑為和尼所襲回趨榆次至殺熊嶺戰死此書言師中回次榆次就糧而于事之首尾未嘗明叙今附識于此又按殺熊嶺去太原百里師中之意本欲直趨太原但為金師所扼而不得前耳師中之失在于始之留屯真定失兵貴神速之義使金師得以邀截而不在于後之回趨榆次也

懋昭所論未為切中今並附論之云

尼雅滿大起雲中路民兵之太原

秋尼雅滿烏紳伊都自草地歸至太原韓里雅布達蘭
棟摩自草地歸至燕山

九月尼雅滿克太原宋副總管王稟轉運韓總

按通鑑綱目作

韓揆等死之

始尼雅滿攻太原久不下乃于城外築舊城居之號
元帥行府已而歸雲中畱尼楚赫大王攻城至是尼
雅滿自雲中復至乘勝急攻丙寅城破金師盡殺勝

捷軍帥臣張孝純被擒繼又釋而用之副總管王稟負原廟太宗御容赴汾水而死轉運韓總以下死者

三十六人

按通鑑綱目云三十人

圍城凡二百六十日城中軍民

餓死者十八九至是始破

宋下哀痛詔命兩河互相救援

王稟原係宣撫司統制自童貫棄太原入覲留稟守太原太原守禦稟功居多及至城破稟引疲乏之兵欲出西門無何西門牖板索斷不能出時金軍已入

城倉皇之間士卒勸稟降稟歎曰城陷士無鬪志又
且門阻天亾稟也稟豈惜死違天命而負朝廷哉遂
赴汾水死

宋遣使吳草至軍前

草以閤門舍人充使見尼雅滿庭叅不拜責以貪利
敗約氣勁辭直我師相顧動色為追回威勝軍等處
人馬受書以歸時宣撫折彥質請于朝急備河南及

草對欽宗問割地事草曰金人有吞噬之志

原書作吞箭之

警據宋史

吳革傳改

乞措置邊地起陝西兵馬為京城援不復

議和欽宗乃遣革陝西勾兵委諸帥臣講武備仍置

四道總管府

冬十月斡里雅布克真定府帥臣李邈鈐轄劉翊

按宋史及

綱目作
劉翊死之

先是斡里雅布以三鎮未得遂越中山攻真定邈措
置乖謬翊率衆晝夜搏戰城上我師初攻北壁翊力
拒之至是偽攻東城還薄北城黎明鼓衆憑堞而上

城破邈被擒翊猶率衆巷戰知不免縊而死真定之
陷也邈已抗節故幹里雅布執歸燕山後宰相劉彥
宗逼之遂削髮為僧示以不仕彥宗聞于尼雅滿尼
雅滿命殺之邈談笑赴市至死不屈

先是宋真定帥劉鞫守禦備具人恃以安總管王淵
鈐轄李質訓練士卒數千人皆可用是時真定在河
朔最為堅壘宋人以太原危急恐東聯河朔命鞫為
宣撫副使領兵五萬守遼州以據其險鞫又辟淵質

自隨乃以李邈代守真定邈新至拙于應變人心未附我師猝至圍城不旬日而陷

劉彥宗勸幹里雅布試真定儒士取七十二人授以敕命

幹里雅布尼雅滿以書遣使宋朝責問契丹梁王及伊都蠟書并元割三鎮

書畧曰乃者差蕭仲恭趙倫等齎書報復回日輒受間謀之語陰傳構結之文今差楊天吉王訥為問罪

使請速令皇叔越王皇弟鄆王

按原書作暉王考徽宗子無封暉王者

有鄆王楷鄆王拱拱早薨此所言必鄆王楷也今改

并太宰一員同詣行府齋

書陳謝過咎仍據元割三鎮既行戒諭並令開門以待

先是韓里雅布軍既還尼雅滿尚畱隆德宋遣僉書路允迪等以和議之書來上尼雅滿遣使求賄時宋勤王之師踵至大臣有輕敵意根曰吾兵盛如此當與金抗且彼既領肅王過河吾盍畱其使與之相當

于是館其使踰月不遣有都管趙倫者燕人狡獪懼
不得歸乃詐以情告伴使邢掠曰金國有伊都者領
契丹精銳甚衆貳于金人願歸大國可結之以圖尼
雅滿幹里雅布掠遂以聞宋大臣信之即以詔書授
掠納衣巾中仍賜倫等絹各千疋白金千兩倫至尼
雅滿所首以其書獻之尼雅滿大怒以倫書奏聞于
帝帝報云深入攻討委元帥從長措置尼雅滿復提
兵南下又麟府折可求來獻言夏國之北有大遼天

祚梁王與林牙蕭太師出榜稱金人與南朝姦人約
結毀我宗廟今聞南朝天子遜位嗣君明聖如能合
擊金人立我宗社則當修好如初吳敏以為然乃奏

上令致書梁王由河東入麟府為尼雅滿游兵所得

故金人以為辭

按遼史保大三年天祚帝奔夏蕭迪里等劫梁王雅里奔西北部共立為帝

未幾而卒而達實林牙自諫天祚出兵不聽即率兵北行至起兒漫稱帝是為西遼梁王之立非由達實而不从亦卒矣契丹國志言達實立梁王而相之此書又言梁王與林牙出榜皆出傳聞之誤

我使至宋禮貌甚倨持其書于欽宗前曰陛下既不

割三鎮之地又安忍復立契丹之後耶欽宗曰此乃
姦人所為也我使請必割三鎮要金帛車輅儀物及
加金帝徽號欽宗乃卑辭更書深明其非朝廷之罪
令王時雍館之時雍議盡以三鎮所入總增歲幣并
祖宗內府珍玩悉歸二帥且厚犒河東之師我使頗
領其說先取犒師絹十萬疋以行

尼雅滿克宋汾澤等州知汾州張克戩等死之

初尼雅滿既取太原乃縱兵汾晉之間攻下縣鎮寨

壘十數汾雖糧乏兵疲獨堅守不降尼雅滿聚兵并
力攻至逾月又破之知州張克戩等死于難者八人
乃東攻太原之壽陽壽陽城小而百姓死守凡三受
攻而我師萬人竟不能拔乃欲據井陘以困之其始
攻也喪士三千復與斡里雅布合兵攻平定斡里雅
布自真定西之平定軍亦喪萬人至是拔之

尼雅滿斡里雅布會議平定軍再征宋京城

時二帥會議再征宋烏紳曰今河東已得太原河北

已得真定二者乃兩河領袖也乘此之勢可先取兩河俟兩河既定徐取東京未晚今若棄兩河先取東京倘有不利則兩河非我所有兼太子向到東京不能取之尼雅滿謂諸將曰東京國之根本我謂不得東京兩河雖得而莫守苟得東京兩河不取可自下向時東京不能得者以我不在彼也今若我行得之必矣又舒右手作取物之狀曰我今若取東京如運臂取物回首得之矣幹里雅布欣然稱善南征之計

遂決于是二帥分歸本路約會于東京

尼雅滿留尼楚赫守太原幹里雅布留碩格韓慶和守
真定各率其衆南征幹里雅布攻慶源府宋都統王淵
遣將韓世忠拒抗又宣撫范訥軍五萬守滑濬幹里雅
布知有備乃由恩州王榆渡趨大名由李固渡濟河十
一月幹里雅布兵至宋京師屯劉家寺

按金史本紀十
一月丙戌宗望

至
汴

京師危急四方勤王之師至近甸者皆以有詔毋得

逼城有妨和議皆尼雅滿幹里雅布以和議之說誤
宋也

尼雅滿克平陽府又克西京及河陽府

尼雅滿自澤潞至河陽宋宣撫副使折彥質領兵十

二萬與之夾河而軍簽書李回以萬騎行視黃河時

亦至河上尼雅滿曰南兵亦衆與之戰勝負未可知

不若加以虛聲遂取戰鼓擊之達旦宋師潰散京西

提刑許高河北提刑許亢各提兵防洛口

按原書作
路口據宋

史改 正 亦望風而潰我兵悉渡自河東澤潞官吏多棄

城走西道

按原書作兩道據宋史改正

都總管王襄與河陽守臣

燕瑾

按宋史作燕瑛通鑑綱目作燕英

皆棄城去尼雅滿遂至宋京師

陽及西京

閏十一月取宋鄭州又取懷州守臣霍安國林淵張彭

年

按原書脫張字年字據宋史補

趙士諤

宋史通鑑綱目並作士諤

鼎灋將

原書無此三字

據宋史通鑑綱目補

張諶張潛

宋史作於潛通鑑綱目作于潛

沈敦張中行及部

隊將五百人

宋史通鑑綱目並作五人

皆死之尼雅滿遂至宋京師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重訂大金國志

六

屯青城

金史本紀閏月
癸巳宗翰至汴

我師已抵城而宋危矣

按原書此下云惟何巢欲率
都民巷戰聞者爭奮由此故

兵不下惟以割地齎金帛和議為說考何巢欲巷戰
在城既破時事見下文又複見于此殊失倫次今刪
去

丙辰宋京師破

自十一月二十五日圍城凡四十日是日午時城破
時宋京城中不過七萬餘人有砲五百餘座在郊外
皆棄不收我師得之反以為用張叔夜提兵入衛凡

三萬人轉戰而前其餘勤王之師無一至者惟有貸糧之請會盟之說皆為和之說所誤也

先是有卒郭京者都人盛傳其能用六甲法可以生擒尼雅滿幹里雅布而何真孫傳與內侍輩尤尊信傾心待之又有劉孝竭等各相募眾或稱六丁力士或稱北斗神兵或稱天闕大將大率皆效京所為有識者已危之矣是日郭京等大放宣化門而出去敵不百步天將明京盡令守禦人下城獨與張叔夜坐

宣化門甕城樓上宋欽宗以親兵數萬自衛俄頃我
兵分四隅鼓譟而進前軍殲焉後者悉墜河城門急
閉京白張叔夜云須自下作法因下城引餘兵南遁
我兵登城者纔數人衆皆披靡城遂破王宗楚引殿
班下城急呼救駕俄而四面兵至盡皆上城城中大
潰里巷強梁乘此作亂

尼雅滿遣使入城請二帝至軍前議和及割地事

宋史本紀

辛亥金要

城中子女玉帛寶玩車服器用圖書百物括

親王出盟

索公私上下俱空辛酉宋欽宗往青城二宿而返

宋何臬陳過庭與尼雅滿斡里雅布相見尼雅滿應
答琅然斡里雅布唯唯而已初何臬唱率都民欲巷
戰聞者爭奮由是我斂兵不下仍為倡講和議人心
稍安

時李若水以出使畱我軍中尼雅滿斡里雅布令若
水偕何臬歸議事若水入見欽宗曰尼雅滿止欲得
兩河地別無他事乃遣臬與濟王相來使以請成

原按

書不言濟王相使金師而下文乃言稟相
四殊為疎漏今據宋史通鑑綱目補正

尼雅滿曰

自古有南即有北不可相無也今建議期在割地而
已稟相回言元帥請與上皇相見上曰我當自往耳
十二月癸亥欽宗往青城與尼雅滿議和索金一千萬
錠銀二千萬錠繡帛如銀之數自御馬而下在京共七
千匹皆歸于我

宋朝大括金銀命戶部尚書梅執禮提舉根括而監
察御史胡舜陟胡唐老姚舜明王俱副之

是歲宋欽宗靖康元年

欽定重訂大金國志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重訂大金國志卷五

紀年

太宗文烈皇帝三

丁未天會五年春正月宋親王二人來軍前賀正

尼雅滿遣使入朝賀正頗不為禮

庚子宋欽宗復如青城二月宋太上帝后及皇后皇太

子親王妃嬪皆如金營

按原書作皆挈而北考宋二帝北行在四月間不當遷言於此

今改正

尼雅滿連遣人入城請宋帝車駕軍前議事且齎帝

所下詔書曰今已破汴二主不可復居宜于族中別

立一人以為宋國主仍去帝后號但稱宋王庚子欽

宗復如青城

按宋欽宗再如金師在靖康二年正月庚子金史宋史通鑑綱目俱同是月辛

卯朔庚子乃十日也原書既言庚子欽宗復如青城而其分注又云正月十一日尼雅滿連人入城請車

駕軍前議事二十九日又遣使請車駕出城二月十一日欽宗車駕出幸金營蓋由雜採諸書未及審覈

故致上下牴牾而出降為幸金營尤為失實今並改正

百姓數萬人阻扼車駕

曰陛下斷不可出恐既出後事在不測皆號泣不放
行欽宗亦泣下范瓊按劍怒曰皇帝本為兩國生靈
屈已求和今幸金營旦去暮即返矣若不使車駕出
城汝等亦無生理百姓大怒爭投瓦礫以擊之瓊以
劍殺死攀輅之人數輩而去至軍營尼雅滿坐宋主
西向使左右以詔書示之諭以別立賢君之意二月
尼雅滿遣二人持書一詣太上皇一詣欽宗前曰今
日北國皇帝已有施行事件請車駕詣軍前聽候尼

雅滿坐而言曰今北國皇帝不從汝請別立異姓為主使人擁宋主降自北道至一室以兵刃守之天明有人呼宋主出曰太上至矣宋主視之見戎衣數十人引太上由傍門小道而去皇族后妃諸王纍纍至軍中日夜不止太上與欽宗各居一室后妃諸王皆不得相見十六日尼雅滿坐帳中使人擁二帝至陛下宣詔曰宜擇立異姓以代宋後仍令趙某父子前來燕京令元帥府差人津遣是日以青袍易二帝衣服

以常婦之服易二后之服時惟李若水抱持大呼曰

帝號不可去龍章不可褻若水惟有死而已

按原書此下有

吳革結衆欲劫還二帝為范瓊誘殺之三句
考吳革被殺事在三月中被見于此今刪正

十七日

尼雅滿使騎吏持書示欽宗及太上曰元帥今遣汝

趨燕京朝皇帝已召康王至軍前同去南朝以張邦

昌為帝國號大楚矣夏四月二帝北遷

按原書云十八日率駕北

行考宋史及通鑑綱目宋二帝北行在四月庚申朔
以此書楚國張邦昌錄証之亦合此又以為二月十
八日殊為舛誤又二帝已降
尚稱車駕亦為失實今並改正

六月二十三日安肅軍

傳詔令往雲州聽候指揮

李若水王履死之

吏部侍郎李若水之出使也修武郎王履副之若水
至軍前罵聲不絕絕粒不食尼雅滿怒囚之若水母
張氏聞變哭且言曰吾子死難必矣至是尼雅滿再
召若水若水歷數失信五事肆罵不已尼雅滿大怒
即圍丘下敲殺之若水將死奮罵愈厲軍中相謂曰
大遼之破死義者十數今南朝惟李侍郎一人而已

王履臨被殺時略無懼色且歌詩其末章云矯首問
天今天卒無言忠臣効死今死亦何憊人聞而悲之
劉鞫徐揆死于金營

劉鞫守真定有威名金人欲用之鞫不可手書片紙
遣人遺其子曰忠臣不事二君此予所以死也乃以
衣條自經

徐揆本太學生為書以責尼雅滿厲聲抗論乃被殺
按通鑑綱目劉鞫死在正月徐揆請欽宗還宮
被殺在二月中太后太妃未至金營之前也

尼雅滿責金銀數不足殺宋從臣梅執禮等四人

戶部侍郎梅執禮禮部侍郎陳如賢

通鑑綱目
作知贊

刑部

侍郎程振給事中安扶

綱目作安扶宋
史通鑑與此同

並坐根括金

銀不登悉敲殺之御史胡舜陟胡唐老姚舜明王俟

但各杖數百于是再括令畱守司差官百員分赴坊

巷遍括左諫議大夫洪芻分詣懿親蕃衍宅遍括

三月朔尼雅滿以帝命立張邦昌為帝國號大楚

邦昌僭位之日風霾日色薄而有暈百官皆慘怛邦

昌亦變色然邦昌不御正殿不受常朝不山呼不稱
聖旨與執政侍從坐議必自稱名遇我使至則遽易

服禁中諸門皆緘鎖題以臣邦昌謹封易詔曰手書

宋吳革謀起兵范瓊誘殺之

按原書此條在立張邦昌
為帝之前考通鑑綱目邦

昌僭位吳革取事異

姓遂謀起兵今移正

革初募兵後遷居同文館附者至數萬以圖迎二帝
事泄為范瓊所害革至死顏色不變人為泣下

宋宗澤大軍至東京

春三月斡里雅布退夏四月尼雅滿退

按原書此下云宋建炎元

年宗澤為東京留守考宋建炎建元在是年五月宗澤為東京留守在是年六月遷書于此殊無倫次今

正刑

宋張邦昌手書奉迎元祐太后復居延福宮

其策語有曰尚念宋氏之初首崇西宮之禮蓋用太祖即位迎周太后西宮故事庚午垂簾聽政邦昌以太宰退處資善堂邦昌僭位至是凡三十三日

甲戌宋張邦昌遣使奉迎康王

按原書云宋張邦昌手書奉迎康王而以元祐

太后手書為邦昌之語殊為繆
誤今據宋史通鑑綱目改正

元祐太后手書告中外曰乃眷賢王越居近服已循
羣情之議俾膺神器之歸由康邸之舊藩嗣宋朝之
大統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
惟重耳之尚在茲惟天意夫豈人謀尚期中外之協
心同定安危之至計庶臻小愒漸底丕平用敷告于
多方其深明于吾意

宋張邦昌又率百官上表勸進康王

其表畧曰使生靈罹禍以無歸雖溝瀆自經而何益
輒學周勃安劉之計庶幾程嬰存趙之心邦昌繼至
伏地請死康王待以客禮且慰撫之

夏五月宋康王即帝位于南京改元建炎六月安置張

邦昌于潭州尋賜死

按通鑑綱目邦昌
以是年九月賜死

宋以宗澤為東京留守

尼雅滿由河東歸至雲中斡里雅布由河北歸至燕山
約會于山後草地避暑議事斡里雅布病卒

幹里雅布知宋康王即位張邦昌入覲故會尼雅滿
于草地議送徽欽還宋尼雅滿未之許會幹里雅布
打毬冒熱以水沃胸背致傷寒而卒議遂中輟時六
月二十一日也

秋尼雅滿自草地歸至雲中遣楊天吉約夏國同取陝

西

按原書此條有評論
辭旨淺陋今刪去

七月宋二帝自雲中如燕山府

起燕山雲中上京東京遼東遼西平州長春八路隸于

諸萬戶入取宋兩河諸州郡惟左監軍達蘭親圍中山
宋兩河州郡自我師初入以指揮得便宜行事故各
據人馬以圖自固逐路帥司不能調發致無連衡相
援故一州既破復攻一州至是以京城失守河北州
郡盡為軍士作亂害之河東官軍多棄城南走兩河
州郡外無救援內復自亂于是我師乘而取之如俯
拾遺物惟中山慶源保莫祁洺冀磁相絳久而乃克
按通鑑綱目云惟慶源府邢洺冀磁相久而乃陷不言保莫祁三州考金史太宗紀天會二年九月棟摩

取河間大敗宋師于莫州達蘭克祁州永寧州保
州順安軍皆降則此書兼言保莫祁三州者誤也達

蘭親圍中山巨鎮守禦猶堅于他郡故也

安班貝勒舍音摩都元帥病薨和里瑪代之

按金史太宗紀天會

八年九月安班貝勒都元帥果薨熙宗紀安班貝勒果
薨太宗意未決宗翰宗輔等議以和里瑪先帝嫡孫
當立相與請于太宗乃從之此書舍音摩之
薨于五年又即言和里瑪代之皆與史不合和里瑪乃

熙宗小名也是時熙宗方童稚帝擬為儲嗣故有是除

是年冬除鄂勒歡

武元第五子也

為右副元帥代斡里雅布遂

自國中至于燕山尼雅滿約諸將分征河南鄂勒歡自

燕山率衆由清滄渡河以征山東

尼雅滿知張邦昌之廢故約諸將分征河南攻山東者鄂勒歡攻西京者尼雅滿又除萬戶羅索為陝西路先鋒都統以萬戶薩里罕貝勒副之以攻陝西宋賀師範以陝西兵與我師戰于八公原敗死

尼雅滿自雲中率衆下太行渡河陽再取西京及遣尼楚赫博索徹克穆等以攻漢上

時宋鄭建雄守河陽翟進坵河清白磊我師不得渡

尼雅滿乃以重兵屯河陽城北以疑建雄與進陰遣
尼楚赫領輕騎九百渡河還攻河陽南城建雄之軍
遂潰尼雅滿得渡首敗姚慶軍于偃師慶死之西京
官吏棄城南走殘民開門以降尼雅滿遂入西京屯
于大內以代州降守嗣本知河南府事且遣尼楚赫
前攻漢上尼雅滿不自行者時以宗澤守東京恐邀
其後故親自據西京與宗澤相持使漢上之師無後
顧之後也

羅索自河中由同州韓城縣界越河以攻長安

時羅索屯河中蘇村宋軍扼蒲津西岸我師不得渡
遂潛從韓城上流一夕履冰而渡直攻長安于是長
安之衆不戰而潰

是歲五月以後宋高宗建炎元年

戊申天會六年春正月尼楚赫與其弟博索兵二十萬下

宋鄧州

按原書係此條于二月在尼雅滿屯西
京一條之後今據宋史通鑑綱目改正

帥臣范致虛遁走

按原書作危致虛據宋
史及通鑑綱目改正

劉汲死之

南陽儲峙甚多至是悉為我有并刷鄧汝金房凡四州之民以歸

尼雅滿屯西京鄂勒歡取青濰二州而還羅索取長安攻鳳翔秦鳳等路為張嚴所敗尼雅滿聞之將自西京提兵西援羅索行次會陝府聞嚴已敗績羅索北渡蒲津故尼雅滿復取平陸渡河由解梁晉絳以歸雲中

羅索至鳳翔宋守臣劉清臣棄城遁熙河帥張深遣裨將劉惟輔來禦惟輔舞槊刺殺哈富大王羅索退

走張深更檄張嚴以兵繼進時尼雅滿知羅索為張
嚴所襲又聞韓世忠兵至故棄西京分兵親援羅索
且留烏紳伊都之衆以待世忠之至既而嚴趨鳳翔
戰五馬山下羅索伏兵于五里坡嚴至伏發死之羅
索謀趨涇州又為曲端使吳玠所敗尼雅滿焚掠西
京取平陸渡河由解絳晉汾以歸雲中羅索自馮翊
渡河破潼關及同華陝于是知延安王庶遣將斷河
橋又遣將屯龍水峽

按通鑑綱目
皆作神水峽

斷我歸路羅索遂

歸按通鑑綱目張嚴敗死在三月羅索為吳玠所敗走同華在四月北歸在五月此因言羅索事遂終

言之

爾

三月達蘭克中山府

中山自宋靖康末受圍至是三年乃克初達蘭圍中山宋陳亨伯冒圍入城固守踰半年我師不能下至是呼總管欲盡使城中兵出擊總管以衆寡不敵辭遂斬以徇復呼部將沙振使往振固辭亨伯固遣之振懼潛裹刀入府害亨伯并其家十七人城破我師

見其尸曰南朝忠臣也

宋翟進復西京

按原書此上二條在烏紳伊都敗翟進一條之後前後倒置今據通鑑綱目移

正又原書係此條于庚子日考宋史本紀三月庚子宗澤奏河南統制翟進復西京疑庚子乃宗澤奏至之日非進復西京之日也今刪去

尼雅滿去西京統制翟進提兵數百入洛陽

按原書云范致

虛既敗翟進提兵數百入洛陽考宋史致虛知京兆府以師出武關為羅索所敗在靖康元年其棄鄧州在是年正月與翟進之入西京其事既不相因而其時亦不相及乃合而書之其比事屬辭之意殆不可晚考綱目翟進得入洛陽實以

尼雅滿去西京之故今改正

殺我守臣高世由

夏四月烏紳伊都敗翟進于西京復下其城後又敗進于文家寺繼敗韓世忠于永安後澗而歸

宋建炎元年冬尼雅滿再攻西京官吏棄城南走統兵官翟進率軍上山保險至是春尼雅滿盡焚其廬舍刷居民北去故進始得其城然烏紳伊都之衆尚在河南白馬寺白馬坡河清長泉等處西京雖不遠而諸將視為棄物不復顧之進于四月十二日出兵夜攻我師間探預知襲擊敗進進出城據文家寨復

為我兵乘勢追擊又敗世忠于永安後澗時當盛夏
乃北騎非利之時又以連敗宋師可得休息且知尼
雅滿北歸故復棄西京相率而回雲中但畱萬戶徹
克穆戍河陽

宋李彥仙復陝州我師復渡河先攻虢後圍陝彥仙極
力來禦

按原書係此條于三月據宋史通鑑綱目彥仙復陝州在是年四月金圍陝在十一月惟攻虢

之月不可考今改係于夏四月而附識其事之先後云

我師敗于陝州城下尋復攻虢州取之

宋史本紀金取虢州在十

二月

五月宋遣使宇文虛中來楊可嗣副之尋又遣劉誨王
貺為通問使副祈請二帝不許

虛中時安置韶州應詔願使絕域遂詔赴行在復資
政殿大學士為祈請使楊可嗣副之尋又遣劉誨王
貺為通問使副明年春並遣歸虛中曰奉命北來祈
請二帝二帝未還虛中不可歸于是虛中獨留

秋八月宋二帝自上京徙韓州

按原書此條雜廁于冬十一月間又作自東

京如韓州考金史及通鑑綱目宋二帝徙韓州在是年八月且自上京而往不自東京又為金帝所徙不可言

如今改正

韓州在中京東北千五百里秦檜不與徙依達蘭以

居達蘭厚待之

九月鄂勒歡達蘭之衆敗宋馬擴于北京清平因之以

攻河南

按原書係此條于冬今據通鑑綱目改正

癸巳我師取冀州

宋史本紀云九月癸巳○按此下九條原書前後倒置今並依次第移正

而以宋史所載

月日附識于下

權州事單某死之先是將官李政備守有方紀律嚴明我師屢攻城皆被擊退或夜來劫寨所得盡散士卒不以自私一日我師已登城火其門樓政以重賞募死士撲之俄有數千人皆以濕氈裹身躍火而進大呼力戰我師驚駭有失仗者遂退城賴以全後政死而城失守

丁未烏珠取相州

宋史本紀云
九月丁未

守臣趙不試回家屬赴井死

冬尼雅滿自雲中率衆下太行南渡黎陽以攻澶濮圍
濮州將姚端乘夜來攻為其所敗

尼雅滿圍濮初有輕敵之意姚端乘我不意夜鑿軍

營直犯中軍尼雅滿跣足而走後城破

通鑑云十一月乙未城陷

端引死士突陣而出尼雅滿以端之故盡屠其城尼

雅滿既取澶濮鄂勒歡之衆同攻北京繼攻兗鄆原按

書此條在尼雅滿取襲慶府一條之前考宋北京即

大名府兗即襲慶府鄆即東平府原書言取東平大名于上而出此條于

下前後倒置今移正

十一月羅索取延安府

宋史本紀在十一月。按此下七條原書俱不載金將名今考金

史宋史補入其不可考者但稱我師

守臣劉選遁通判魏彥明死之我師破府之東城而
西城猶堅守我師謀知曲端與王庶不協遂并兵攻
廊延庶在坊州乃自當廊州來路遣龐世才當延安
來路初庶用端為都統制庶御下嚴多殺將士嘗曰

設曲端誤我亦當斬之端頗銜其語及是端盡統涇

原精兵駐邠州

按原書作邠州考宋史地理志淳化縣屬邠州且曲端將涇原兵在關內

尤不當遠在鄧州也今改正

之淳化庶屢趣其進兵端不動庶退

屯龍坊我師遂乘虛破延安府

甲辰我師取德州

宋史本紀云十一月甲辰

都監趙叔醇死之

宋史作趙叔畹

十二月尼雅滿取東平

守臣權邦彥棄母而遁

達蘭取濟南府

宋史本紀在十二月

守臣劉豫以城降

按原書作劉德今據宋史通鑑綱目改正

甲子鄂勒歡取大名府

宋史本紀云
十二月甲子

提刑郭永死之時大名既破守臣張益謙轉運裴億率衆迎降鄂勒歡曰城破乃降何也皆以提刑郭永

不從為辭鄂勒歡遣騎召之永正衣冠南面再拜訖

易幅巾而入鄂勒歡

按原書作尼雅滿考金史通鑑網目是時尼雅滿鄂勒歡並為

元帥分路南伐其克大名者乃鄂勒歡非尼雅滿也今改正

問阻降者誰永孰視

曰不降者我鄂勒歡見永貌狀魁傑且夙聞其賢欲

以富貴啗之永大罵鄂勒歡怒并其家屬殺之

尼雅滿取襲慶府

宋史本紀云十二月甲子

有欲發孔子墓者誅之

時漢兒將啟孔子墓尼雅滿問曰孔子何人通事高

慶裔曰古之大聖人曰大聖人墓焉可發盡殺之故關

里得全

巳亥天會七年春正月尼雅滿取宋徐州

宋史本紀云正月丙午

徐州既下宋守臣王復罵敵不屈闔門死之

尼雅滿分兵趨揚州自領大軍走韓世忠

初韓世忠在淮陽將會山東諸軍來拒會尼雅滿兵

至滕縣聞世忠扼淮陽乃分兵萬人趨揚州以議事
為名使宋帝不得出而自以大軍迎世忠世忠不能

當夜引歸

尼雅滿取淮陽泗楚等州

尼雅滿取淮陽執宋守臣李寬

宋史本紀云
正月丙午

取泗州

守將呂元闇瑾已焚淮橋道

宋史本紀云
正月戊申

我師由招

信路將渡淮縣尉孫暉將射士民兵來禦沈我數舟
會大霧蔽日我不測其多寡相持踰半日以疑兵縻

暉遂自上流渡兵暉且戰且却及城破暉死于敕書

樓取楚州守臣朱琳降

宋史本紀云二月庚戌朔

我以數百騎卷

至天長軍守將俱重成喜將萬人俱遁

宋史本紀云二月辛亥陷

天長

取揚州宋高宗奔杭州

宋史本紀壬子急報至帝被甲馳幸鎮江金兵

同日過揚于橋。按此條原書在後另為一條先後倒置今移正

至泰州守臣曾明

宋史本紀

作曾班

降 宋史本紀云二月丁巳

我軍還至高郵軍守臣趙

士瑗遁判官齊志行降

宋史本紀金人去揚州過高郵州守臣趙士瑗遁在二月

未 丁 至滄州守臣劉錫遁

按此時尼雅滿南代至揚州又自揚州而還皆與滄州無

涉此二句

疑有誤

自去年秋鄂勒歡既破五馬山寨探知馬擴軍來使人馳會尼雅滿共備之故尼雅滿畱烏紳伊都守雲中率衆南征已而尼雅滿下太山由懷衛將東應鄂勒歡聞擴已敗于清平鄂勒歡從而南伐由是尼雅滿亦渡黎陽以攻澶濮澶濮既下時杜充守東京慮敵西來決大河阻之我師不能西乃東會鄂勒歡同下北京繼攻兗鄆故至是由徐泗以攻揚州

按原書有尼雅

滿自東平由襲慶徐泗攻揚州二句為
此條之綱重複顛倒殊無倫次今刪去宋高宗時在

揚州得天長報聞我師已至乃如杭州以州治為行

宮

鄂勒歡達蘭棟摩分下山東諸路州郡

按金史棟摩傳
議伐康王太宗

使棟摩引兵取陝西則未嘗至山東又金史本紀是年
正月棟摩已薨此書以棟摩薨于天會八年而于是年
書棟摩分下山東及
屯濱州疑並舛誤惟濟單興仁廣濟等州以水阻得

存

時山東之民正當兵火之際復有河決之患宋高宗

既渡大江青鄆兩鎮又遭洗蕩陷沒州郡互不相救
至是歲復大荒人民相食嘯聚蜂起巨寇王江宮儀
每軍戰載乾屍以充糧為我師所乘而盡取之

羅索取晉寧軍

按羅索取晉寧軍金史本紀云二月
己巳通鑑云二月壬戌未知孰是

守臣徐徽言死之

夏鄂勒歡達蘭棟摩屯濱州

四月尼雅滿自揚州歸至東平元帥府差劉豫知東平
府兼節制河南諸州郡

豫先為宋濟南守降于我至此除知東平

六月行下削髮及禁民漢服不如式者死

領燕京樞密院事劉彥宗卒并樞密院于雲中除雲中

韓企先為相同時立愛主之尼雅滿以彥宗之故命其

子箬簽書院事

按金史劉箬傳天會四年權中書樞密院事父憂起復直樞密院與此頗異

又以通事高慶裔知雲中兼西京留守

烏珠請于尼雅滿及鄂勒歡乞提兵侵淮從之

按原書此條在

十月圍蔡之後考烏珠大舉南伐在是年六月下文取磁單等州即烏珠之師今改正

以女直萬戶聶呼尼楚赫博索渤海萬戶大托卜嘉
漢軍萬戶王伯隆大起燕雲河朔民兵附之

取磁單等州

磁州守將蘇珪降尋取單州又取南京執守臣唐佐

國按南京之取宋紀書于六月通鑑綱目書于九月又唐佐國宋史作唐佐通鑑綱目作凌唐佐而

用之尋取沂州

秋尼雅滿自東平歸至雲中

鄂勒歡棟摩自濱州北歸燕山留達蘭于山東後移屯

濰州

試舉人于蔚州

遼人應辭賦兩河人應經義忻州進士孫九鼎為魁

九月羅索取永興軍

按原書以九月取永興軍為一條又以羅索取長安為一條一事重

出今

剛正

帥臣郭琰遁

尼稚滿禁隱藏被虜亾者犯人死罪

帝行下樞密院分河間府為河北東路真定府為河北

西路平陽府為河東南路太原府為河東北路

去宋朝新改諸州郡名復舊州縣名

冬十月圍蔡州

為宋守臣陳昌寓所敗

烏珠分路伐宋率衆渡江

按原書云十一月烏珠率衆渡江分路伐宋考烏珠分兵

在十月渡江在十一月此叙分路于渡江之後又並係于十一月頗失倫次今改正

至萊州張成以城降至密州李遠吳順以城降

按烏珠自

歸德分道伐宋不得東至萊密又是年金取萊密宋史及通鑑綱目皆不書文獻通考云萊州建炎元年

沒于金密州建炎三年沒于金宋史本紀于建炎六月云金以劉豫知東平節制河南州郡盡取山東地惟濟單興仁廣濟以水阻尚存至是亦陷則金取萊密疑不待此時此時此條必係糾誤

烏珠分兩道一自滁和趨江東一自蘄黃趨江西

取滁州及壽春府官吏以城降

宋史本紀云十月

取廬州帥

臣李會降

宋史本紀云十一月

以檄抵濠州權守張宗望降

宋史

本紀云十一月張宗望史作王宗望

取和州守臣李鑄降

宋史本紀云十一月戊申

又按李儔原書誤作李鑄據

第八卷及宋史並作李儔今改正

取無為軍

守臣李知幾遁

宋史本紀云十一月

遺民固守山寨取黃州取

臨江軍守臣吳將之遁

宋史本紀十一月丁巳

取吉州守臣楊

淵遁

通鑑云十一月

取撫州守臣王仲山降取袁州守臣王

仲疑降

宋史本紀撫州二州降在十一月戊申

尋屠洪州

分寧令聚眾拒守我師引去又攻采石渡下建康府

杜充李枕降

宋史本紀云十一月辛未

又攻建昌軍為蔡廷世所

敗

按原書此條有評論語辭首淺陋今刪去

杜充至雲中尼雅滿鄙之久而命知相州

按原書此條係于八年之

冬殊無倫

次今移正

嘗聞尼雅滿初圍太原有保正石塢起寨于西山保
聚村民我師攻之往往為塢所敗及多邀我師出掠
者由是尼雅滿遣大軍破而擒之時塢已保守八月
矣尼雅滿既得塢命釘之于車刺刃于股將欲支解
之塢終不屈尼雅滿異之徐謂塢曰爾若降我當命
爾以官塢罵曰爺是漢人能死不降爺姓石石上釘

概更不移改竟殺之噫充聞竝之風豈不愧與

十二月取杭越等州

宋史本紀十二月乙酉臨安守臣
康允之棄城走戊戌越州安撫李

降鄴

越州帥臣李鄴降宋高宗自明州航海將渡我師自
越州來攻明州為宋師所敗餘杭守臣退保山寨烏
珠自安吉進兵過獨松嶺曰南朝可謂無人若以羸
兵數百守此吾豈能遽度哉

欽定重訂大金國志卷五